

繡囊記

天憤著
雙熱評

第一章 儀從如雲路人矚目 荒祠避雨新婦吞聲

善惡般般自造窮通事事天成順風休掛一帆盈成敗興衰未定

括盡地皮何益贈將金塊多情繡囊瞥見夢初醒兒女姻緣報稱

這首西江月乃是在下隨口胡謔的不過胡謔中也帶着三分道理此是作者自謙之詞

其實全書道理何止三分在下看現在世情一天壞似一天錯不風俗也一日不如一日不真

錯這世情風俗的敗壞倒還不要說他最可笑的是一般社會歡迎的小說

大家不知安放着什麼心腸丟着大中華民國數千年來好好的禮義廉恥

一些不講責備是單去說些無關緊要的話來騙人一開卷便是些曠夫怨女

花前月下的幽盟密誓。一動筆便是些私兒棄婦披星帶露的豔語綺詞。其實做小說的何事不可敘。何話不可說。偏要講這些盲詞瞎語。在做的人心中。雖然快活。在看的人眼中。也不爲是。不過你也看我。我也看大家。看着反不以爲意了。并且還有一件。中國的舊小說。總是從頭至尾。把一件事。一氣貫串說下去的。這雖是中國小說的一種惡習。然也是一種慣例。自從東西洋譯本小說一出來。這小說的舊習。便一掃而空。那些小說家互相崇尚。互相倣效。開首劈空而來。煞尾戛然而止。引得那看的人摸不着一些頭路。這真是何苦。一點不錯。不過你做事。恐也有些未能免俗。如今在下這部小說。取名喚做繡囊。是歸在警世一種的。不過這繡囊兩個字。發生這件事情。並不在今日。想是舊事重翻。也不在本。地。還在前代道光二十二年以後。那時海禁初開。這件事剛剛起首。說他地址却在廣東。并且還不是廣東廣州的省會。還在廣東極西的雷州鄉下。

別人書上雖有人說過的。

書名吾却曉得一是里乘一是勸戒錄

不過在下有個親戚是雷州人。

曾經聽他講過。

好在有此句不然竟是抄襲了

他講這事比書上所載的加倍詳細些。在下現

在既然談到雷州就從雷州說下去了。

此是入題

雷州本是一個極樸實的地方。

現在書中所敘的是雷州南鄉一個叫做媽溪地方。更是樸實又樸實的。全

村六里路長都是沙徑平坦無比。一年正是二月天氣一處處斐紅的玫瑰。

淡白的茉莉淺碧的繡毬都開得爛漫無比。村豎牧童走過時鼻子裏都觸

着些異樣的香味。

此是雷州氣候作者特特點出

那些村居村舍都是泥牆土壁上面淨蓋些

稻草。本來雷州人種稻的少。種山芋的多。平常的人山芋同飯是合煮的要

是貧苦的。便單喫山芋。一生一世連飯都沒有沾唇哩。所以稻草極其寶貴。

收下來一概把他蓋屋。他煮飯時便單用木柴。

原來如此

并且無論貧富起造房

屋從沒有蓋過一座樓。就是大戶人家他那牆壁也是泥土造成。鋪地也不

用木板單用泥沙把他築結了。就算完工。這媽溪村中居民約有五六百家。富戶却不多。都是些種田的人。村東村西。都是官塘大路。一路上都是些榕樹。兩面夾着。走進去。便覺得綠影參差。牆頭籬外。又種着絕大的香蕉。并有一枝直上的波羅。上邊綴着深黃的波羅花。四面垂着些波羅葉。臨風搖幌。煞是可觀。那些村中婦女。都裹絕小的金蓮。也有績麻的。也有挑水的。忙忙碌碌。一刻不定。純然太古的遺風。腳小恐怕不是古風不過在下有一句話。是最緊要的要同着書的先行說明。講來慢慢雷州的土音。不要說別省人不能懂他。就是廣東同省的人。也有些不同的去處。譬如說請你喫茶。要是雷州人說了。便說是楷羅姜帶。譬如說我要出去。要是雷州人說了。便說是淮也託夸。譬如說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要是雷州人說了。便說是約割。溺剛。南約割。溺滂。南照。此說來。雷州人的說話。真是奇怪異常。無怪別處人不能懂他。你做書人如何會懂他於